

## 赵青仲： 画要给人想象的空间

■ 本报记者 徐新芳 实习生 贺芳芳

生于北京的赵青仲从小喜欢画画，在少年宫学习水粉、水彩、素描等。初中时，看到一个同学在宣纸上画画，墨汁在纸上晕染开，他感到非常神奇。当知道这种纸是从琉璃厂买来时，他便从当时住的广渠门，走了差不多两个小时去买宣纸。

街坊看到赵青仲在宣纸上瞎画，便给他介绍了董谦如老师。“老先生一直在北京宫灯厂画画，他的传统功力非常好，他喜欢宋元的东西。他拿出很多自己的东西让你临摹，很多人不会这么教。现在的很多人根本不临摹，直接就创作。但是我觉得基本功要扎实，如果没有基础，上来就画，你的笔道还不行，墨还用不好，只是按照自己的感觉去画。很多都省略了，读书省略了，书法也省略了……这是不应该的。”

跟着董老师学了五六年，赵青仲将传统技法的基础打得比较扎实。考上燕京书画社后，他见到了白雪石、董寿平等很多绘画大家，因为取画、还画的缘故，他顺道让他们指点自己的作品，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。有意思的是，他的多方取法却不被董老师所理解。“有一次他遛弯儿来到我们家，看到我画了好多白雪石先生那种比较写意、现代的画面，他就特生气，因为在他看来传统才是好东西。我理解他，他在宫灯厂画画，那些画都是一套一套重复的，不是创作。但作为一个画家是需要创新、需要个性的。”赵青仲回忆往事，对董老师仍然充满感激之情。

从1979年到2000年左右，赵青仲通过不断写生，创作了“雪景系列”“长城系列”“后山系列”等作品，慢慢形成了自己的风格。“传统之外，更重要的是写生，积累素材，如果你老是参照别人的，永远都超越不了。你喜欢齐白石，临他的，但永远都超不过他。你只有从大自然中寻找灵感才行。我觉得画画要美，包括用笔、用墨、构图、题款。中国的传统观念是中庸哲学，就是四平八稳，那你的画应该是饱满、端庄，你如果搞一些斜的歪的，可能作品突出，但是你的画是让人欣赏的，不能孤芳自赏，还是要符合中国人的文化传统。”赵青仲对自己坚守的东西有着明确的认识。

近几年，赵青仲写生、创作有所减少，因为他要负责燕京书画社的沙龙、拍卖等，特别忙碌。他笑言：“我的好多朋友是大名家了，他们说，你给单位搞经营，自己画画给耽误了。我想再干个一两年，还是回去好好画画。”

**美术文化周刊：**山水画有“南北”之说，你的画既有清秀的一面，也有雄强的一面，你如何追求自己的艺术特色？

**赵青仲：**山水分南派和北派，跟气候、地势有很大关系。南方的山比较丰茂秀美，树比较多。北方都是大山，像太行山、燕山，山石比较多，水比较少。这就造成了南派与北派最基本的差异。我的画有清秀的，也有比较大气的，这是靠到处写生形成的。

北京的山水素材非常多。到了春天，满山的野杏花、野桃花非常漂亮，冬天的雪，秋天的黄叶、红叶，非常美。我觉得画自己身边的景物，感受最深，画出来也比较生动。冬天早上起来下雪了，我就开车到山里去了。以前特别是秋天，每个周六、日我都在山里，怀柔、密云、门头沟，哪儿有几棵奇特的树，哪儿一转弯会有漂亮的景，你随便问，我都清楚。

我们也到南方去写生，一个月、半个月单位也不管你，当然回来之后要交一张创作。

**美术文化周刊：**年初我刊主办的“返本开新”邀请展上，你的作品《后山》黑、白、红对比醒目，很受关注，谈谈创作这件作品的缘起。

**赵青仲：**我写生喜欢去比较偏远的地方。上世纪90年代初，去青岛崂山，青岛本身有很多红房子，崂山的后山有很多渔村，90%以上是红房顶，可能因为没有通车，探险的人不愿意去那个地方。有一次，刚下完雨，后面的天还是黑云密布的，从云缝里射出来的阳光照着红房子，这时候红房子正好湿了，非常鲜艳。那个景色一下就吸引了我，就画了很多红房子，起了个名叫“后山系列”。

后来有人请我去写生，就不再是自己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了。我得到这个阶段，就是应该去体会、感受，不是非得拿着笔在那儿去勾去画。你感受到了，创作的时候就自然、很容易，这也



### 人物名片

赵青仲，1960年生于北京，现为北京美术家协会会员，北京崇文书画研究会副会长，北京山水画研究会会员，北京东城区政协委员，北京燕京书画社副总经理、书画研究室主任。

是写生的一个方式。

我的画面比较孤寂、凄冷，常常是一个人在那里钓鱼、在小桥上走、在雪地里走。我觉得只有一个人静下来的时候才有这样的感觉，你一个人在秋天的山里，漫天都是黄叶，这种意境只有在山中才能感觉到。画让人读，如果太直白，没有东西，没有细节，就不能引人去品味了。

画得太文气了不行，太玩弄笔墨了也不行。因为“四王”讲笔墨不讲构图、意境，受到很多人的批评。画还是要有意境，给人一种美的感觉，给人一种想象的空间。

**美术文化周刊：**你在燕京书画社经常多见广，对现在的书画市场怎么看？

**赵青仲：**我临了很多古代的字画，对好多画家比较熟悉，又喜欢看画，现在比较好的拍卖行保真率比较高，有很多东西可以看，长眼力，我喜欢这一块。但从专业的角度看，书画市场很混乱，拍卖混乱，收藏混乱，认识也混乱，我觉得这是市场造成的。

临摹、造假自古就有，作为学习、交流都可以，但是作为销售赚钱，这么疯狂、大量、系统地去造假，就应该管一管了。我们搞一些鉴定活动，很多老头儿老太太真的是把一生的积蓄买一张画，结果是假的。前段时间，我们做了一期鉴宝，有两三千人，他们拿的东西没有几件真的。好多人拿着画，你开口一说，他就冒汗了，真是害人不浅。有个乌鲁木齐的老板买了四五千张画，我们差不多挑出来一半多的假画。他就是喜欢这个，这些年赚了钱买个搁置起来，等着增值，都是他的朋友、画家、“专家”给他买的，真是害人不浅。

**美术文化周刊：**作为艺术家和参与市场活动的个人，每个人可以做些什么？

**赵青仲：**说要改变市场环境，个人其实无能为力。作为艺术家，喜欢这个，自己画就完了。我做沙龙要做出品质来，我们的沙龙能存在30年就是遵循这一点，做的画家不一定是多有名，但是很有品位，讲究真，不卖假画。你看见现在大大小小的画廊多少都关了。我们30多年还是这样，就是因为我们要求真、要求品质。说改变局面，我们改变不了什么，只是做好自己。



山水(国画) 136×68厘米 2013年 赵青仲



陶影诗意图(国画) 35.5×37厘米 高强



### 人物名片

高强，又名南毅小莲，1970年生于山西祁县，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艺术系油画专业，1997年进修于德国表现主义画家尤丽·洛曼油画研修班，2000年师从山西师范大学中国书画研究所所长赵亭人。现为民间文艺家协会书画艺术交流委员会副秘书长、中国田因画会理事、中国国家画院贾广健工作室画家、山西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客座教授。

## 高强： 不忘初心 方得始终

■ 本报实习记者 程澈

44岁的花鸟画家高强依然是个孜孜学子。

怀着绘画的初心一路走来，总能受教于名师，应该是他的幸运。

1992年起他在大学期间专修油画专业，师从油画家忻东旺、石磊；2000年，他追随新文人画家赵亭人学习中国画，确立了研习中国画花鸟画的方向；2009年，他进入中国国家画院贾广健工作室，专攻没骨花鸟；2013年他入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研究生课程班，继续深造。“我算是一个一直在努力的、想进步的学生。”他说，“能当学生就是一种幸运，因为总有老师在教导你、启发你、指引你。”

高强从小喜欢画画，在高考前就结识了忻东旺，一直很敬重他。考上山西师范大学后，便有了机会跟着忻东旺学习油画。“忻东旺先生平时话不多，但教课十分认真负责，有时候在画室画人物写生，一画几个月，到最后学生都已经画完离开了，忻老师仍然在画室坚持作画。这个是很难得的，我觉得在那个时候他就已经具备成为一个大家的潜质了。现在回想起来很惋惜，当时没有好好跟他学，要是当时跟着他真的好学好，也许油画的路子也走下来了。”

大学毕业后，高强没放下过画笔，举办过小型画展。到了而立之年，他却进入人生和创作的彷徨期，幸而遇到引领他走进中国画领域的启蒙导师赵亭人。“他和新文人画的倡导者、组织者陈绶祥先生，杨春华、胡石、张伟平、周亚鸣老师等在我们山西多次办展。第一次那么近距离看他们的新闻人画作品，听他们品评书画，谈古论今，感觉非常高雅、飘逸，在小城市很少能看到这样让人心动的作品，也绝少有这样的风雅逸事。领略了他们的文人画之风，我被深深地吸引了，我当时就想拜赵亭人先生为师。”

那时山西师大的图书馆有一个地下室用于装裱书画，裱画师傅和赵亭人关系很好，专门空出一个房间给他。高强向赵亭人学习的主要课堂就在那里。“那两年的时光现在想想简直是最幸福的时段了，没有人管束搅扰，家里面也很支持，还有这么好的老师指点学习，现在想想就算是博士生也未必能享受到这种待遇。”常常是一个

电话，师徒两人就约着一同到一个地方讨论，甚至于到后来不用电话，两人已形成一种自觉，每天下午不约而同到地下室去聊天说画，有时候聊到兴起，就找纸来画；有时是先各画各的，或是画到半截儿，赵老师会突然说“我给你改一改”，接着便拿来修补，边改边讲。“那时真是受益无穷，如果不是那一段时间，不是赵老师，不知道我会走怎样的绘画路子。”

赵亭人是一个严谨的画家和老师，对于学生的问题也会直接提出批评。高强有一次要参加一个活动，画了十几张画，送到图书馆的地下室去装裱，结果赵老师看到对他说：“不管人家给多少钱，画画的事也不能应付，你这个画有点糙，你考虑一下，能不能把这个画收回来。”后来高强就真的把这一批画全部收回来了。从那以后，不管是展览，还是为朋友画画，他都不会应付。

转学国画的过程并不容易，油画与国画分属两个不同的体系，油画讲究的是色彩、光影、素描关系，而国画讲究笔墨的气韵、变化。高强坦言，他在笔墨和颜色方面也经过了好几年的调整，才慢慢理顺了思路。

2009年高强打算再进修，赵亭人建议他向国家画院贾广健先生学习。他记得第一次上课，贾广健首先对他们强调说：“画画一定要脚踏实地，心存梦想。”这句话高强一直记在心里。如果说赵亭人是高强学习国画的启蒙导师和引领者，贾广健则在传授教学中为高强打开了绘画艺术的又一扇窗。

贾广健格外强调写生，作为一个花鸟画家需要对花卉植物进行深入了解，而了解的手段就是写生。“但这个写生并不是照搬对象，而是和自然对话，了解到每一棵草、每一朵花都是有生命力的，要和它们进行交流，和被画的物体达到在‘相’上的沟通。”

正是得益于这些严谨的老师，高强在创作上才能不懈追求，“现在对画他现在成了‘花痴’，因为他在外面见到花就想画出来，就想买回家。”

高强在创作形式上跟随贾广健，也选择了没骨画。“我选择没骨画也许和我喜欢安静有关，另外，因为我接受

过西画的造型训练，写实能力相对扎实，画花卉虽然讲究的是意境，但对物象的描摹能力也是很重要的。”目前国内没骨画的越来越少，因为“没骨画画起来比较慢，尤其写生，要费一上午甚至一天的功夫，之后上色，整个过程不如写意那么快，技法上比较严谨。另外，画没骨画不容易出来，现代人很难有古人那样的心态。画没骨画是不可以骗人的，心里着急，画面就会很急、很糙，心里平静，画面就会平和。他热衷于画这些石榴，他说石榴符合中国人向往美好吉祥的心态和运势，更令他着迷的是石榴的造型。“石榴树的枝叶、花朵、果实、树干的结构都各有特点，生长、开花、结果的不同阶段也有着不同的面貌，画石榴可以画到很多东西，我会从它刚开始生长，一直画到衰败。”

高强说他老家南谷丰的院子里有一棵石榴树，榴实不是很大，但果皮和果瓢都红熟美艳，让人不由地倾心。他热衷于画这些石榴，他说石榴符合中国人向往美好吉祥的心态和运势，更令他着迷的是石榴的造型。“石榴树的枝叶、花朵、果实、树干的结构都各有特点，生长、开花、结果的不同阶段也有着不同的面貌，画石榴可以画到很多东西，我会从它刚开始生长，一直画到衰败。”

对于没骨画创作，高强强调文脉的传承。他说，在中国，花鸟的绘画从旧石器时代开始，从原始的陶罐一步步到魏晋时期单独的绘画作品，再到唐、宋才逐渐形成了独立的“花鸟画”概念。宋代的花鸟画是一个巅峰，学习工笔必须学习宋画，而他本身极重视师法古人，师法古人，他一直在学习清代的恽南田，“现在很多人对文脉不太关注，这样会形成一个断层，前人一些好的经验我们就体会不到了。从唐、宋至今，国画的体系是一脉相承的，这个传承关系很重要。追溯这个脉络的过程会越来越有意思，不断地挖掘前人的思想，自己的画面也会变得更加丰富——从这个角度来说，我始终是个学生。”

谈及自己取号“南毅小莲”，这个雅号来源于他的家乡，山西祁县的南谷丰，“毅”与“谷”同义，而“小莲”则是因为他喜爱明代的人物画大师陈老莲。不忘初心，方得始终，高强其画其人，正如他取号“南毅小莲”，兼有质朴的生活气息和古典的文人雅致。